

李卓人造假造到聯合國

湖南省公安廳7月12日公佈「李旺陽事件」調查結果，判定其自殺而死，可信性極高。眼見事件逐步降溫，「支聯會」早前委託澳洲法醫專家重新檢視湖南省公安廳的死亡報告，「支聯會」主席李卓人曾向澳洲專家施壓要求造假，但專家並沒有屈服於李卓人的壓力，其報告也判斷李旺陽「死於自殺」。李卓人弄虛作假事件被揭穿後，本應該尊重專家的報告，但他卻繼續弄虛作假「向聯合國申訴」內地當局的調查「不可信」、「有問題」，這是造假造到聯合國。李卓人弄虛作假，也反映在他以所謂「香港團體」名義「向聯合國申訴」，而這個「香港團體」也有弄虛作假成份，不過是一些反對派政客「塘水滾塘魚」，與受外國情報機關資助和指使的幾個反華組織拼湊起來的東西。

湖南省公安廳7月12日公佈「李旺陽事件」調查結果，十分詳盡交代了李旺陽的死因。報告由國家級法醫撰寫，鑒定理據翔實，從專業角度詳細指出李旺陽的死因，判定其自殺而死，可信性極高。本港多位政界人士認為，中央政府明白香港人關心有關事件，於是命令有關方面進行徹底、詳盡、深入的調查，例如在湖南以外聘請了一些法醫專家進行鑒定工作。今次調查報告十分詳盡，有逾萬字交代事件，證明專家是經過十分詳細的鑒定，大家不應再有任何疑問。

李卓人向澳洲專家施壓要求造假

眼見事件逐步降溫，「支聯會」早前委託澳洲法醫專家Stephen Corder，重新檢視湖南省公安廳的死亡報告，並召開記者會公佈結果。《文匯報》收到讀者投訴，指「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在記者會前曾電郵Stephen Corder教唆造假，該電郵以指令的口吻提出：「記者會開始後，你可先簡要敘述報告，你要着重提出一些觀點，推翻內地官方的結論。雖然你希望客觀公正，但堅信你提

出一些證據，反駁官方結論。感謝你的幫助，合作愉快！」

李卓人向專家施壓要求造假，這種做法十分卑鄙，令人匪夷所思。但李卓人的卑鄙並不是他的通行證，根據Stephen Corder的調查指，從網上3張相關照片而言，確實與內地官方鑒定的自縊死亡相符。Stephen Corder續指，雖然頸椎斷裂在自縊案例中實屬罕見，但若李旺陽患有骨質疏鬆，確實較易出現骨折情況。這與湖南省公安廳的報告結果十分接近，反映Stephen Corder並沒有屈服於李卓人要求造假的壓力。

李卓人弄虛作假事件被揭穿後，他也承認事前有發出郵件要求Stephen Corder在記者會上「挑戰」官方的結果。反對派喉舌《蘋果日報》意圖為李卓人開脫弄虛作假之責，指其電郵「原文意思是希望Stephen Corder在記者會上，突出報告內一些重點，挑戰（challenge）中國官方的李旺陽死因報告，而非《文匯報》所說要Stephen Corder「推翻」官方結論」。《蘋果日報》玩弄文字遊戲為李卓人弄虛作假辯解，只是欲蓋彌彰而已。因為不

論是「挑戰」還是「推翻」，李卓人都是向專家施壓要求造假。

李卓人繼續弄虛作假「向聯合國申訴」

既然「支聯會」早前委託澳洲法醫專家Stephen Corder重新檢視湖南省公安廳的死亡報告，而根據Stephen Corder的報告也判斷李旺陽「死於自殺」，李卓人就應該尊重專家的報告。但李卓人卻繼續弄虛作假，他聲稱湖南省政府有關李旺陽的驗屍報告，仍存有很多疑點，並不可信，顯示大陸當局的調查是有問題云云。他聯同10多個「香港團體」和一些反對派政客，以所謂「香港團體要求聯合國跟進李旺陽事件」名義，向聯合國提出申訴，要求聯合國向中國政府施壓，「徹查事件真相」云云。

既然「支聯會」委託澳洲法醫專家的報告也判斷李旺陽「可能死於自殺」，李卓人卻「向聯合國申訴」大陸當局的調查「不可信」、「有問題」，這是造假造到聯合國。但李卓人敢把湖南省公安廳公佈的「李旺陽事件」調查結果，以及澳洲法醫專家Stephen Corder的報告，也都呈交給聯合國嗎？

魯迅先生在他的《搗鬼心傳》中說：「搗鬼有術，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來無有。」拿魯迅先生的這段話與李卓人進行對照，一語中的，入木三分，活脫脫地刻劃出了李卓人弄虛作假的面目。

所謂「香港團體」也有弄虛作假成份

李卓人弄虛作假，也反映在他以所謂「香港團體」名義「向聯合國申訴」，而這個「香港團體」也有弄虛作假成份。參與聯署申訴的10多個團體包括支聯會、職工盟、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民間人權陣線、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獨立中文筆會等，以及一些反對派政

蔡子玲



客包括李卓人、何俊仁、潘嘉偉等。可見，所謂「香港團體」，不過是一些反對派政客「塘水滾塘魚」，並與受外國情報機關資助和指使的幾個反華組織拼湊起來的東西。其中，李卓人既是「支聯會」主席，也是職工盟秘書長；何俊仁既是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主席，也是支聯會秘書；潘嘉偉既是獨立中文筆會香港辦公室主任、也是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委員；孔令瑜（陶君行之妻）既是民間人權陣線召集人、也是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幹事……

獨立中文筆會每年接受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十餘萬美元的資助，職工盟也受過美國勞工團體巨額美元資助，美國勞工團體的錢也是來自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民間人權陣線年年表示財困無法再搞七一遊行，但每年七一仍然照搞遊行，輿論質疑是否有大水喉射住？今年七一遊行民間人權陣線報大數，也被輿論質疑是要向美國金主多領頭項費。很明顯，「要求聯合國跟進李旺陽事件」的「香港團體」，不過是香港反對派政客與受外國情報機關資助和指使的反華組織拼湊起來的弄虛作假的「香港團體」。

李卓人造假造到聯合國，暴露反對派在選舉結束後，不是認真檢討其「去中國化」為何不得人心，反而走火入魔，以弄虛作假方式將反華鬧劇搬到聯合國，為他們在立法會開鑼後反政府、反中央、反「一國兩制」的路線造勢。這只能說明反對派在「去中國化」的道路上越走越遠。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反對派以所謂的「香港團體」名義，去「向聯合國申訴」內地發生的事件，這不但無視聯合國是一個由主權國家組成的國際組織，而且損害「一國兩制」、破壞兩地關係、損害香港整體和長遠利益。

性別與社會變化

蘇偉文
恒生管理學院商學院院長

理性審視水貨客問題

香港華人革新會副會長
文滿林

一個有關性別與社會變化的現象，就是女性在社會擔當的角色在轉變，以前女性比較多當家庭主婦，但隨著男女就學的機會均等，女性無論在學歷、就業、收入和社會角色也不斷提高，一個顯而易見的例子是，女性進入大學的比例越來越大。以前能進大學的大多數是男生，現在女生已佔大學人數幾近六成，在一些比較着重語文能力的專業裡，女生更是在人數上佔優。一個隨之而來的影響，就體現在女性的擇偶方面，一般人的感覺是，香港女性的擇偶條件亦比以前挑剔，而最近統計處發表的資料亦印證了這個觀點。

根據統計處的數據，現時香港男女的初婚年歲都有所延長，和三十年前比較，男性的初婚年齡中位數，由二十七歲增加至卅一點二歲；而女性的初婚年齡中位數，亦由二十三點九歲增加至廿八點九歲，可見在香港遲婚的現象越來越普遍。從教育水平的提高，這個現象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現時能擁有大學學歷的年輕人已越來越多，公立大學提供的入學率已是百分之十九，再加上負笈海外和接受其他大專教育的機會，形成年輕人初進職場的年歲也比以前高。不過這個說法只針對教育過程的時間，在統計處的數據上，男性初婚年歲上升了四點二歲，女性初婚年歲上升了五歲，若果剔除三年作為大學教育年期，香港男女其實是有晚婚的趨勢，而且在女性方面更為明顯。

一個接着晚婚現象的情況是，女性的生育年齡也往後推。統計處的數字顯示，香港女性首次生育的年齡中位數，在三十年間已上升了近五年，達到三十歲。而且女性在職場亦有其獨當一面的機會，再加上一胎化的流行，香港出生率、人口老化面對重大的挑戰。

那麼香港應該何去何從？從女性的能力上看，香港將來在傳統的商貿會有更重要的角色，因為女性在大學時的主修專業往往是和商貿有關。而正如上文所說，女性就業和職場發展會導致晚婚和出生率下降，在這方面我們其實是束手無策。表面上當然我們可以鼓勵女性多生育，但在香港的獨特環境下，要女性多生育並不可行，所以我們不應對本地的自然人口增長抱有太大的期望，反而是應要實行一套真實可行的人口政策。

在這方面，筆者建議多招外地本科學生，而且提供全額獎學金予有能力之士，條件是他們畢業之後要留港工作若干年數。以前不是沒有類似的提議，但都受到不少非議，例如用香港資源幫助外人，或是和本地學生競爭資源等。可是這些保護主義的訴求，其實只是討好大眾，對香港並沒有實質的幫助。一個不可不明白的現實是，即使沒有外來學生，本地的教育資源還是只會給符合條件的申請人，外來學生並不是搶去本地資源，反而是提供生力軍予香港的發展。

而且在女性學歷日高的香港，女性尋找心儀對象的難度日高，若果多了海外精英來港就業工作，本地女性的擇偶空間也會擴闊了，對香港而言，也是一個人口政策的考慮。

「走水貨」往返深圳內地，已有數年時間，然近一兩年則較為熾熱。早前多於下午三四時後過關，近來就從早上十一二時開始出現人龍排隊上站下車。若說影響的話，有是有的，但並非如那些示威者所言那般可怕。筆者也是新界上水圍村居民，對近年「走水貨」問題當有一些感觸與意見及建議。但對近日一些別有用心之搞事者透過網絡發起針對「水貨客」的示威，及其打出的旗幟和口號，則表示非常不滿和反感。

「走水貨客」越來越多，每日行走於上水與深圳羅湖之間，的確造成不便。首先是列車的乘載問題，造成擠迫，有時確實令到在上水車站出站的本地居民造成或多或少的不便和碰撞。尤其是早上從港九市區往新界上水下車上班的市民感受更深。然而對直上深圳羅湖下車的乘客來說，所受的影響則不大。當然，新界及上水居民要北上的話則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主要是上車時受到擠迫碰撞。反過來說，新界及上水居民無論在早上或下午乘列車去市區所受的影響則微乎其微。

要評定「水貨客」對新界及上水居民的影響程度，關鍵在於每日上水站究竟有多少市民（乘客）北上深圳羅湖。據粗略估計每日約有800至1200人北上，假日則有2000人左右。對於平日甚少北上的新界上水區的廣大居民來說則不受多少影響，那些別有用心之搞事者示威人士有誇大之嫌。

除此之外，越來越多的「水貨客」雖然令上水區內出現擠迫及嘈雜情況，另一方面又為該區帶來興旺及經濟效益，尤其是酒樓食肆以及零售商舖增加不少營業額，服裝店、金行、銀行、海味店、藥房越開越多，從而創造了不少就業職位，這是毋容置疑的。值得一提的是，在越來越多的「走水貨」客之中，不乏上水區的本地市民。筆者所在的公司就有不少同事於工餘時間「走一兩次水貨」賺取一二百元幫補家庭開支，更有些區內市民全職參與。那些別有用心之搞事者打出所謂「中國人滾回中國」的口號，他們只知一味為反而反，根本毫不了解箇中實情，無知得恨。難道要上水區有份參與「走水貨」的本地居民「滾回」內地去嗎？其實要滾回的，應是那些手持英治時期有關英國國旗米字形的「港旗」的「港獨」分子。



■蘇偉文

篤行

公民黨假借捍衛香港核心價值名義，濫用專業知識和司法資源，扭曲法律程序，屢屢作出禍港誤港的行為。此次立法會選舉，公民黨在假告急下僥倖地在五區直選議席成功搶灘，並保住了由新人郭榮鏗出戰法律界的議席，雖則兵微將寡，但其破壞力不容忽視，仍然有心向港人宣戰，不能不令人擔憂。

新一屆立法會選舉曲終人散，建制派各員在努力下創造了驕人的成績。另一邊廂，站於激進反對派最極端光譜的公民黨在直選中卻僥倖地在五區各贏了一個直選議席，再加上其在法律界攻下功能議席，公民黨來屆議會有六個議席的進賬，實叫香港人擔憂。

余陳敗選或將結束政治生涯

選舉前，公民黨前黨魁余若薇與民主黨達成秘密協議，空降新界西尋求連任，已導致該黨新界西支部爆出集體退黨潮，被其前黨員暗諷假民主，雙重標準，講一套做一套，同時此決定亦打亂了其他反對派政黨的原來部署，惹來了反對派陣營內的不滿。原屬公民黨的外籍南區議員司馬文更因公民黨與民主黨的密交打亂了其原來部署而忽然退黨，反而改為幫馮檢基站台，此舉無疑是向平時一言堂的公民黨攔了一記耳光。余若薇原以為在沒有實質地方政績的情況下有望偷雞，幸好其如意算盤未能打響，余的墜馬大快人心。

陳淑莊繼在區議會選舉敗北後，把立法會的議席也輸掉。也難怪，四年來身為雙料議員卻很難令人記起其有甚麼建設性政績，叫選民刻骨銘心恐怕是1.5億的教訓，陳聯同梁家傑及當時的社民連三子合力炮製「五區總辭、變相公投」的鬧劇把戲，出賣選民利益，置主流民意於不顧。人走茶涼，看此情況，余、陳這兩昔日公民黨的悍將，在被選民唾棄後，

周全浩

香港能源經濟學會會長

中國和日本的釣魚島紛爭未平息，不少人忽略了以能源資源角度去探討這次主權的紛爭，以下帶出各國出現海洋紛爭的種種因素。

中國對釣魚台擁有無可爭議的主權

不同國家對離岸島嶼或海域的主權劃分出現紛爭時，國際上有各種常用的解決方法。以東亞海域為例，最近韓國與日本的獨島之爭日漸激烈。其實，獨島基本上是受韓國所控制的，但日本並不承認，更多番作出抗議，以捍衛獨島的主權。直至韓國總統李明博突然登上獨島巡視，引起日本政府強烈的不滿，更表明會將獨島的主權問題提交予設於荷蘭海牙的國際法庭審理，提出單方面的申訴。

然而，除非與訟雙方均同意將領土問題交付給國際法庭裁決，否則日本的行動是不切實際的，因為國際法庭不會接納單方面的訴訟。同樣地，現在釣魚島是受日本所控制的，中國則一直強調擁有主權，所以，日方單方面採取法律行動是無效的。

事實上，一國決定將紛爭提交給國際法庭審理與否，當中涉及不同的考慮因素。首先，假如雙方國家均同意交付予國際法庭裁決，代表與訟雙方都必須接受最後的決議，其風險是雙方均有機會面對敗訴，因此，任何一方都會有所顧慮。

影響裁決的因素有很多，一是客觀的證據，二是法官的組成，因為裁判取決於法官，而法官的價值觀各有相異，有思維開放的，亦有思想保守的，未能確保完全客觀。所以，衡量過以上各種因素後，很少國家會採取此一解決方法。

原則上，所有國家都會根據《聯合國國際海洋法》中所設定的公約去聲索海域權利。當中較重要的條款包括，各沿海國大陸架的範圍不應超過320海里，大陸架指可聲索範圍內的海床上的石油天然氣資源；而各沿海國經濟專屬區的範圍只有200海里，經濟專屬區則主要指可聲索區域內的魚類資源。

由於大陸架的覆蓋範圍延伸至320海里，各國可聲索大陸架的範圍較大，所以不少國家的大陸架均有重疊，例如：印尼、馬來

從能源角度看主權爭議

西亞、越南、中國等，非常普遍，因此海床上資源分配的爭議便油然而生。更重要的是，海洋紛爭涉及國家不同方面的利益，第一是船隻的通航，第二是捕魚的權利，第三是海床上礦物資源的開採權。

從現實層面而言，除了上文提到將海洋紛爭交給國際法庭審理外，另一個解決方法是談判。若雙方國家的政治、經濟制度及文化背景較接近，國家之間亦可通過談判以瓜分海洋資源，並和平地解決紛爭。以歐洲北海為例，上世紀六十年代發現大量油氣資源，由於鄰近北海的國家各方面背景相似，故很有效率地解決了重疊聲索問題。可是，東亞國家的情況複雜得多，綜觀日本、韓國及中國，其政治、經濟及文化的差異甚大，不易以談判解決紛爭。

破壞擱置爭議默契 難以共同開發

除此之外，共同開發是另一條出路，因為假如國家之間的談判失敗，只有透過共同開發才能和平解決海洋紛爭。以東亞國家及地區為例，中國大陸、韓國、朝鮮、日本、台灣、菲律賓等都依賴進口石油以維持供應，所以理智而言，各國無法以國際法庭或談判解決問題時，應嘗試共同開發油氣，使油氣資源可以和平共享，互惠互利。

若然單方面進行開發，例如甲國強行勘探或開發海域資源，乙國必定強烈反對，倘若反對無效，乙國會作出進一步的應對方法，如同樣於甲國勘探中的附近海域進行勘探，宣示主權。以常理而言，甲國為了避免正面衝突，通常會停止其開發行動。

假如甲國態度極之強硬，甚至派出軍艦保護工作人員及勘探船，而乙國亦不甘示弱，出動海軍保護其利益，便出現正面的軍事衝突。不過需要強調的是，這種機會微乎其微，於離岸石油勘探中，筆者似未聽過。

總括而言，石油天然氣只是海洋紛爭的其中一個環節，其他紛爭包括魚類資源、航行權利及地緣政治，當中更牽涉到國防的戰略考慮，因此，國家之間只有透過和平理智的方式去達成共識，才能盡用海洋資源。